

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一種

近代丹麥

繡

上海商

發行

近代的丹麥文學

——勃蘭特底前後——

亨利·哥達·侶赤著

沈澤民譯

一 北歐文學之源流與特質

北歐文學和其他基督教的文學，背景是不同的，幻想底系統也是不同的。其他的文學，在一層基督教的薄膜之下，映耀着希臘底光榮，羅馬底宏大，希伯來神祕主義底玄杳。但是在斯干的那維亞、當中世紀不列顛·法蘭西·和意大利的謄錄生（中世紀印刷術不曾發明，書本都用謄錄生手抄）忙着抄寫古代遺籍（Classics）和聖哲傳記的時候，一個不知有荷馬，不知有亞里士多德，也不知有先知，不知有教條的野蠻文學正在產生出一篇詩和一篇文奉獻給他們底上帝。

俄丁 (Ordin) 和都爾 (Thor)，這便是愛達 (Edda) 和撒加 (Saga)。愛達和撒加底優美和明徹固然不能同古籍中的傑作相比，雄渾與超越固然不能同希伯來的和基督教的文學相比，但是有幾段中間，情熱的奔放和寫景的簡潔，卻是勝過他們兩者的。

語言底界限不曾分明以前，斯干的那維亞人民底詩體好像曾有過一次共同的發展。發展底最盛時期是在紀元第十世紀，這時候，一般「斯干爾德」(Scalds) 北歐古代詩人之稱，們吟了許多發揚踔厲的抒情曲，還有許多無名氏的古歌，所謂『大愛達』(Elder Edda) 的，是一種敘事體的殘簡，常用戲劇的問答式敘出衆神明底掌故——如宇宙樹（即宇宙中神明底世系與統御）中的伊格特拉西爾 (Iggdrasil)、瓦爾哈那 (Valhalla) 和拉格那路克 (Ragnarök) 等就是，——和神話中人物的事蹟——如鐵匠范倫特 (Wayland the Smith)

伏爾宋氏諸英雄 (The Volsungs) 和海爾基 (Helgi) 與他愛情上的慘劇等都是散文之興比詩歌遲些，到十三世紀冰蘭地的撒加篇中才完美了。這些以撒加名的文篇，都是斯干的那維亞貴族底歷史和傳記，差不多盡被將死的英雄底鮮血染紅了，大概爲的是復仇或盡忠於王室，奮鬥至死，猶對運命作倔強的微笑。撒加諸篇，起初大概都是口誦的傳說，到斯奴里·史都爾生 (Snorri Stursson 一個冰蘭地的律師) 才寫了一本北歐神話 (這部書現在統稱爲散文的愛達了) 和一部海姆斯克林格拉 (Heimskringla 一部挪威歷代君王底歷史) 而有所謂「撒加體」出現了。

斯干的那維亞的文學，不問在古代或在現代差不多統是取材於民間故事 (Folk tales) 的。在北歐的家庭中，爐火四週的悠悠冬夜，自不可記憶的時代以來，已是在口誦詩歌和故事中消磨過去了。那些故事，輾轉口授之後，每每有所潤

色，經過無數代，才寫到筆下，印到紙上；安徒生之在丹麥，易卜生之在挪威，拉綺爾羅孚之在瑞典，都是如此。北歐文學中的真率活躍之氣大半是脫胎於民間故事。同是從這些民間故事中，北歐文學繼承了最著明的兩種特質過來——戲劇的和追想的。戲劇的潛能，在丹麥人和冰蘭地人中尤為特異，在談話中在書翰中，他們露出戲劇的熱忱。在文學中呢，北歐人民單是動作是還不能滿意的，一定要在動作中展露出人格來才愜然於心。然而又還不單是從動作中展露的；散文裏面，前後相隔如斯奴里和安徒生那麼遠，同樣的常常忽然像演戲般對話起來。在安徒生底童話中間，甚至一顆縫衣針都會說話，丹麥人心理底人格化可見一斑了。

這戲劇的性質以外，北歐文學中的主調是追想。不問是愛達的古歌中或是在村人底民歌中，我們常常可以碰見這種陰鬱、真摯、而柔婉的纏綿的追想精神。

北歐文學產不出結構緊密的小說，名爲小說的往往無非是追想的敘述和戲劇的獨白底結合，一部分不免因爲是執着於這兩點的緣故罷。

二 丹麥文學——勃蘭特以前

至於丹麥的文學，是在什麼時候才和一般斯干的那維亞人民所認爲公共遺產的古愛達和撒加分離，而獨樹一幟的呢？那麼可以說是從十二世紀的一個丹麥僧侶撒克蘇·格拉馬底古斯起的。他不用本國語，卻選了一種粗豪而華麗的拉丁文做他文學的媒介物。他底丹麥史是一個國民傳說和歷史小說底寶庫，到如今還在丹麥青年底腦中促進他們底想像力，並且在英國文學中，我們那篇最大的悲劇，丹麥王子哈孟雷特底情節還是他所供獻的。

從撒克蘇到現代的丹麥文學中間的橋樑是許多通俗的民歌，其中最好的作品都產生在「維新時代」以前。據一般人的推測，他們大概像各地的民歌一

樣，都不是一人底手筆，是由民衆宴集時，且歌且舞，集多人底心思才力而成的。他們記的是史蹟、仙蹤和愛情故事。丹麥底民歌比別處的民間詩歌保存得完全一些，藝術上的價值也比較的高一些。

北歐想像中戲劇的潛能，最初就在戲劇中間發洩。編者爲路特維格·霍爾

褒爾格 (Ludvig Holberg, 1684-1754) 是一個生於挪威而居住著作於丹麥的作家。那時還在十八世紀。他先在牛津和歐洲大陸上受教育，繼在柯本哈琴大學做教授，而以介紹丹麥底鄉村思想與歐洲文壇作更親密的接觸爲己任。他著作甚多，同時是劇本家、哲學家、歷史學、諷刺家，在戲劇界中他負『丹麥的莫里哀』之盛名。霍爾褒爾格介紹了農民到丹麥文學裏面。他那些農民喜劇，尤其像山上的耶班 (Jeppe of the Hill) 和伊辣司麥斯·蒙太納斯 (Erasmus Montanus) 兩篇，至今日仍像當年初作時一樣的逼真，到戲園裏去的人，仍舊能像看

了第十二夜 (The Twelfth Night) 和悉聽尊便 (As You Like It) 兩篇皆莎士比亞底戲曲，後一樣地大笑了一場回來。

丹麥底不朽的喜劇作家是霍爾褒爾格，悲劇作家是俄倫希拉優 (Oehlenschläger)。俄倫希拉優 (1779-1850) 用詩體作劇，是丹麥浪漫派底領袖詩人。到十九世紀前半，最通行的小說家是英古爾孟 (Ingemann)，丹麥的「司各得爵士」(Sir Walter Scott)。從近世紀底中葉起，浪漫派底餘波猶在，順了這波紋算算，那麼草澤小說家有斯蒂恩·布里秋 (Steen Blicher)，抒情詩人有克里史馨·永泰兒 (Christian Winther)，淵邃的哲理詩人則有包羅旦·媚睺兒 (Paludan Müller)，爲英國人所移譯而誦讀的則有阿郎·哥爾希米特 (Aaron Golschmidt)，至於代表北歐心理底追想性質，彷彿霍爾褒爾格先曾在戲劇的性質上一樣地有力的，那麼還有那想像的基督徒哲學家蘇倫·基

爾克格阿爾德 (Sören Kierkegaard)。

丹麥至少總有一個作家是全世界人底口中的家常便飯罷，那便是——漢斯·克里史馨·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像維爾海爾姆·格列姆 (Wilhelm Grimm) 在德國一樣，自美國橫渡太平洋以至日本，安徒生使兒童時代幻想更加豐富。但是格列姆不過是把民衆流傳的「瑪兒霜」(Märchen) 加以文學的渲染，安徒生卻憑他自己的想像力劈空創造出那部同樣地有不朽價值的「愛芬蒂兒」(Aeventyr) 來。他那些童話中間，都是飽含着詭黠的詼諧和清鮮的常識的，那是丹麥人心理底特質。

當六十年代 (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九年) 丹麥因普魯士之戰，民氣衰頹，受壓迫之深爲從來所未有，而尙苟且負暄於浪漫主義底燭火餘光中的時候，歐洲的思想界已經在起一番變化了，孔德 (Comte) 和泰因 (Taine) 底理想，穆勒和

達爾文底新理論漸漸得人信仰。個個人底心都被達爾文一八五九年公布世上的物種原始和一八七一年的人種由來沸騰着。自然科學方面，一個精密探考的新紀元已經破曉了；文學方面，相當的有了一個寫實主義的時代。這時候，丹麥不得不有一個強者打開思想底窗子，放進歐洲的新空氣進來，剛像一世紀半以前霍爾倍爾格所曾做過的一樣。

三 勃蘭特

那個強者來了，一個才華煥發的少年急進的思想家，那便是喬格·勃蘭特（George Brandes, 1842）。他當一八七一年時（年僅二十九歲）已經在那曾把一個博士學位敬贈給他的柯本哈琴大學中講學了，這些講稿，後來成書刊行，便是那有名的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勃蘭特希望借鑒於歐洲文學來促進丹麥的一般少年作家。他極力的主張國內的舊文學是已經死了，或者差不多要死了，國

內的文學已經變成太矯揉造作，太不切合人生了。文學，要他有生命，一定要直接和人生往來，解釋人生中各個問題。文學一定要自由，要勇往直前地把燃燒似的心箭射出來，把社會底真相揭露出來。文學一定要『舉一切問題而加以辯論』。文學，奔放的也可以，凝煉的也可以，甚至想像的也可以；可是他一定要忠實於當代的科學原理並且以客觀的考察為基礎。

勃蘭特底來，彷彿是一根喝棒。他宣傳個人發表底自由，他對宗教上和其他事情上的急進主義，惹起了一個反對的狂潮，大學中的位置因此被黜了——這位置一虛，始終不會有代替者。一八七七年以後，他退居在柏林六年。但是勃蘭特和他底主張不過比那將到的寫實主義潮流略早得幾年，不多時候，這個波浪早趕上了他，把他升在浪頂上，使他通行，使他控制他本國民衆底心了。

勃蘭特底批評範圍極廣。他介紹易卜生到丹麥和德意志；他發現尼采，把他

那種個人主義的超人主義表暴於思想世界。他出版過許多關於德意志、俄羅斯和波蘭的文學與生活的書，也曾發表過霍爾褒爾格和莎士比亞底評論。一九一四年，他年過半百了，精神卻還同第一回在柯本哈琴講學時一樣的年少，他遊歷到英國和美國，那裏就請他講授莎士比亞。

在這些旅程中，他自由批評他四週的文學和生活，他那毫無假借的寫實主義的精神還是和他少年時代一樣，對於柏爾格遜和不論那種文學中新神祕主義的表示是不能容忍的。他在談話中或造訪者底記錄中所流露的話，都和他底論文同一格調，往往是零碎的或不勻整的，但是都很銳利，說一句話彷彿刺人一下似的，令人難忘，而又令人有甜蜜的感覺。現代丹麥底散文體，在勃蘭特底論文中可算已到了成人期。

勃蘭特在批評界上是一種非常的現象，別的批評家是跟在文學後面的，獨

有他是趕在他所分析的文學前面。他底批評是預言的、創造的。他在北歐，不但促進了丹麥底文壇，連瑞典和挪威底文壇都着了他底鞭子。從丹麥國民前途的觀點上看來，他底影響，在善惡兩方面，同一的不可計量。因為他底主張，固然引導一般青年去思索當代的問題，探考焦灼的疑難，而推倒舊有的種種信仰和傳說，但是青年們不免對於許多重要的社會固有制度看輕了，這是他應該負一部分責任的。

四 後起者之羣

勃蘭特所宣傳的新寫實主義，在文學上所結的第一顆果實，是一個少年海景畫家荷爾格·托拉哈姆（Holger Drachmann, 1846-1908）。他丟了調色板，拿起鋼筆，變成一個抒情詩的驍將了，替丹麥的文學上添起滿架的詩歌來。一個浪人、一個飄泊者，一個海之歌人，他是在許多點上具有惠特曼（Walt Whitman）

底特性，而兼有坡（Allen Poe）底抒情的天賦的。他底無畏的個人主義替他在民衆中差不多贏得一個『文化的』英雄的地位，他底遺骸被用了古代「斯干爾德」底葬儀埋在一箇圓錐塔裏面，巍巍的在丹麥最北一個海峽斯卡干頂上峙着。

第二個徒弟是一個植物學者，受了勃蘭特底感化以後丟棄了本行了。約柯伯生（J. P. Jacobsen, 1847-1885）離開他底顯微鏡的時候是一個病青年，他用了無上的努力創造出一箇新的丹麥散文來，他底事業成就，他底身子死了。關於約柯伯生，勃蘭特曾說：『用文字繪畫，而入神入妙到像他那樣，在北歐文學中是空前的。』約柯伯生底最重要的小說有尼爾士·蘭南（Niels Lyhne）是一部研究社會問題的著作，和瑪麗·格羅裴（Marie Grubbe）是從歷史上十六世紀時採下的一個女子底故事，這個女子起初被無數求婚的人圍困了，後來她

終於保全了她底個性，但是社會中的聲名權勢卻犧牲到一點也沒有了。約柯伯生是達爾文底移譯者和註釋者。他也曾用詩體著作，也像在散文中一樣的成功，不過他底篇什卻簡直和莎浮（*Sappho* 希臘古詩媛）底殘篇斷簡一樣的稀少而且可貴了。實在的，丹麥抒情詩中那顆無價的寶石，約柯伯生底伊兒蔓鈴之薔薇（*Irmelin Rose*）正很可和莎浮底阿孚洛達德頌歌（*Ode to Aphrodite*）相並。約柯伯生所有的文學作品統集在兩冊珍貴的集子裏面。

約柯伯生彷彿法國的佛羅貝爾一樣，已經把散文底體勢緊張到一個程度，假如超過這程度再要擴張丹麥文字底用途，就要墮落到形式主義（*Mannerism*）在文學上，是尋章摘句，專講究形式而不注重精神的現象；譬如中國的駢體，八股，以及舊文學者所講究的格律古典等，都是 *Mannerism* 底一種）的魔障裏去了。所以他底繼起者海爾曼·班格（*Hermann Bang*, 1857-1912）也像

法國佛羅倍爾底弟子莫泊桑一樣，不得不就把手頭現成的材料而加以活潑的應用。假如把約柯伯生算做一個自然派，那麼班格可算是一個純粹的印象派。他敘述故事是用精雅而顫動的散文把他們暗示起來的。他那所謂傑作的門外的徘徊者 (By the Roadside) 是一篇精美的哀傷的敘述體小說，敘一個丹麥人底妻子，在一個差不多沒有色彩的環境裏面，愛情僅有一次曾闖進去，但立刻很傷心地被拒絕於門外了。還有一篇小說蒂奈 (Tine) 是礮火隆隆中的一件戀愛故事。這時候，一八六四年，丹麥軍隊方密集於但波爾 (Dybbøl) 長期的與普魯士軍隊相持，一個軍官，在休戰時內，困倦的退休到近戰場的一個村子上去，把一個美麗而簡單的鄉村姑娘犧牲了，她是能得到我們底完全的同情的，但是不能得他底憐愛。這是一篇自然主義的小說，用印象派的手段作成的。他底悲劇是無人性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假如我們說班格底散文妙品是有時發散着閨閣的脂粉香的，那麼亨立克·勞塔比旦（Henrik Pontoppidan, 1857）底文章可說是薰蒸着原野的濕土臭的。這個小說中的斯巴達人，是自然派中另一種材料了。他是裘特蘭（Jutland）一個牧師底兒子，卻用一種無憐憫的明析而冷酷的格調描寫丹麥底鄉村生活。他是當代那種煩躁不安的心情和對他自己所見的人生的不滿底表出者。這種心情，可以在他底傑作『馬浪蕩』（Tykkeper）中完全看出。李凱悲（Tykkeper）是一個牧師底兒子，屢變他底職業，想交一點好運，但是無效。

寫實主義精神底又一表現者是專靠科學的收集去做成他底小說的。那個作者便是卡爾·拉爾生（Karl Larsen, 1860）。小說家的卡爾·拉爾生後面藏着一個孜孜不倦的人類經驗採集者的卡爾·拉爾生。他彷彿植物學家底採集類分他的標本一般，專門利用信札、日記、日常談話、小孩底牙牙的學語和兵士